

# 文化研究在比较教育的理论自觉与学科基点建设中的应用\*

陈 曦

(菏泽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山东 菏泽 274015)

**摘 要:**“文化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崛起,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比较教育领域,一定的文化转向也发出萌芽并日益发展,文化被比较教育赋予了新的内涵。与此同时,文化研究又为比较教育带来新的发展动力,在比较教育的理论自觉与学科基点建设中发挥着特定作用。

**关键词:**文化研究;比较教育;理论自觉;学科基点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393/j.cnki.37-1436/z.2019.01.021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文化越来越重视,在这一背景的推动下文化逐渐演变为分析社会生活的重要工具。<sup>[1]</sup>在比较教育中,文化已经成为比较教育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基本因素之一。作为比较教育领域著名学者,霍夫曼曾指出,比较教育应将文化作为一个视角,通过文化对比较教育的研究框架加以建构,从而为比较教育领域中隐晦的问题提供探寻的新途径。从比较教育学实际发展,我们也可以得出文化研究在比较教育中的应用,不仅是其学科理论自觉的要求,也是学科建设的一种“基点”。

## 一、文化研究的内涵及比较教育文化转向背景

关于文化的理解,人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主要将其放置于人类学之下。在人类学范畴中,文化只是一个具有功能性的整体“体系”,在此种“体系”下世界被划分为各种具体的文化形态。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文化才从人类学的包裹中逐渐探出头来,人们开始对文化加诸新的内涵。在新的内涵中文化不再是一个体系,而是零散的、不完整的一个过程;并非一种既定形式,而是生成和建构的,社会化和文化传入过程是其主要传播途径。这种文化转向说明虽然被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禁锢,但文化已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一席之

地。<sup>[2]</sup>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探究的目光从人类学领域转移到“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虽然已经逐渐转变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研究范式之一,但其到目前为止定义仍然不够确切。在一些学者看来,“文化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存在本来就是反定义的,“文化研究”在任何对其进行下定义的做法面前都有可能被带入另一个困境。虽然如此却并不代表文化研究没有任何所指,文化研究基本内涵主要在三方面:其一,指一种对文化思考的特别方法,是一个对文化进行表意的系统,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即指对意义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其二,文化自古以来就一直与权力相关;其三,霸权因素是理解文化与权力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文化研究有其自身独特兴趣,即对“文本”的“社会”意义的探寻,对其怎样被挪用、又怎样于日常生活中被应用在消费实践中进行探寻,“文本”中“单一的”、被承诺的意义则并非其探寻兴趣所在。

文化研究的内容涉及社会与政治等很多领域,这种情况使得文化研究必须与其他很多学科进行整合。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生力军,文化研究自七八十年代以来由英国迅速向欧美等国传播,并在各研究领域迅速扩散。在国际化与全球化不断推进的

\* 收稿日期:2018-11-25

基金项目:山东省教育科学规划2015年度课题(YJ15127)

作者简介:陈曦(1984—),女,山东菏泽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比较教育。

过程中,对比较教育这种带有跨文化研究性质的学科来说,“文化研究”在为其带来冲击的同时,更多的是为其研究开拓了新的思维,提供了新的源泉。

## 二、文化研究在比较教育的理论自觉应用

比较教育出现的时期,实证主义正备受推崇。这种对现象背后客观性和永恒规律性的肯定之风在培根力主科学知识的客观主义立场后受众越来越多,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笃信“知识即是科学,科学即是客观”这一理论,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知识分子开始将对“客观知识”的寻求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当时知识客观化的大背景下,很多知识分子开始主动或被动地“客观化”,逐渐剥离其民族的、文化的、个性的主观性。普世主义在比较教育中的风靡,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客观主义哲学传统在比较教育领域中影响力的一种巨大体现,普世主义下的比较教育希望借助逻辑超越一族甚至多族的文化传统,将本民族或异族文化转变为一种脱离主观性的客观性描述和分析。这一理论下的研究,力图使比较教育的研究更加客观、中立、科学,希望将比较教育中贯穿的文化背景及立足点完全抽离开去。

但实证性并不能对各种知识的特质全面表达,比较教育不得不面对一些无法得到证实的知识,而这些知识虽然缺乏实证性,却确实实地存在于人类社会。对于这些确实属于比较教育学的知识,人们不能因为对知识“科学性”的追求而直接将其进行剔除。很多研究者开始注意到,面对不同国家文化传统或现实境域情景中的文化现象,是比较教育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一个最大特点。另一方面,比较教育的跨文化特点,使我们在对某种文化揭示时,必须对其广泛的文化背景给予高度关注。略过背后的文化根源只关注表面的教育现象,只会为比较教育的发展设障。<sup>[3]</sup>

在比较教育的发展史中,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是教育制度和教育现象赖以存在的基础,一些学者对这些方面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即使在唯科学主义方法论风靡各个领域的时期,这些学者也从未中断过对比较教育学中文化历史主义的追求。在霍尔斯的理念中,“每种教育制度都需要以其得以生存的文化环境为基础”。<sup>[4]</sup>到了上世纪中期之后,社会科学家逐渐取代其他领域的学者成为文化表述者的代表,开始批判普世视角比较教育的实证主义。<sup>[5]</sup>以

1967-1976年国际教育成就评估协会研究成果的批评为例,尽管在比较教育领域中该研究成果取得了较大影响,但这种大型的跨国研究对“背景和文化”因素仍然缺乏足够的重视,忽视了文化生态学的内部动力。霍夫曼进一步肯定了文化研究的作用,他认为文化能够将比较教育表层之下隐藏的意义与价值挖掘出来。

在1972年的《学会生存》报告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发展委员会指出将其他国家的人同样看成具有丰富情感、特定文化理解的人是当代教育需要肩负的新的使命之一。人们在文化研究中能够找出不同民族共同的人性,从而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相互尊重。通过文化研究,我们可以在各自的文化传统及时境域情景中融入本民族及异民族文化中的教育现象,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研究和分析。文化研究在比较教育中的应用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在增强民族文化生命力之外,“文化研究”同时能维护民族文化的安全性,从而提升民族文化的影响力,为比较教育的理论自觉及学科基点建设注入巨大的动力保障。<sup>[6]</sup>

## 三、文化研究在比较教育学科基点建设中的应用

从经济领域发端的全球化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飞速席卷其他领域,在这一形势下政治、文化都随之得到了较大发展,比较教育亦不例外,各个民族、国家及文化团体之间在教育领域的互动交流愈发密切。从另一方面看,全球化也给文化带来一些不好现象,如文化同质及一体化等。但我们应注意到,各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自觉是它带来的更多结果。世界地缘政治关系在不断推进的全球化进程中呈现了新的变化,国家与国家之间政治联系的增加,促进了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及文化的社会流动性,加诸在世界各国、各区域的比较教育上的影响也同样重大而深刻。西方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比较教育研究的滥觞,使比较教育的母体中充斥着浓浓的西方文化气息。一国的教育发展在“文化是平等的”理念基础上,民族和文化的固有逻辑成为其立足的必须点。因此,在比较教育研究中,以某一群体或文化作为研究单元对地区内部教育和文化进行研究可谓一种必然趋势。

当代的事件总是很容易影响到比较教育,当前急剧变化的新的社会环境和新的课题,使比较教育

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很大变革,这些变革领域除了文化的形成性、文化的多元性,还包含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等。<sup>[7]</sup>比较教育的研究视野正在不断拓展,世界文化的不断变化与发展也决定了比较教育必须对别国传统文化进行关注,另一方面还必须对当下和指向未来的文化进行关注。

文化自我意识即文化自觉,是比较教育学者最重要的学科自我意识。然而,比较教育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很多时候会忽视自己作为文化比较的学术身份,将自己当成单一的教育科学研究者,例如,“超民族国家”思维的产生。这种思维方式一旦取代民族性思想,往往会导致比较教育学者在学科实践研究中漠视自己民族性文化权力的一面。跨学科是比较教育中的十分明显的特性,这种特性很容易使研究者误入迷失自我身份的境地,在迷失的情况下研究者将很容易被比较教育学的普世主义传统和实证理性思维所引导,进入寻求超越民族文化的研究死角。另一方面,殖民化与后殖民化曾在较长的历史中被称为“合法化”,导致人们对文化自我意识的自觉和表达很长时期内都受到抑制,即使破除了殖民主义当时的影响仍未完全消失。

实际上不存在单一的或统一的比较教育学研究,比较教育学的领域是多元的。<sup>[8]</sup>比较教育学本

身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启发和借鉴,以一种文化交流的形式而呈现。比较教育的跨文化性,要求其必须关注文化研究,这不仅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比较教育的理论自觉与学科基点建设的需要。文化研究在比较教育中的应用,能够开拓研究者的视野和维度,帮助我们对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尤其在当前这个全球化大发展的时代,文化研究对比较教育来说更是不可或缺,对推动比较教育更加“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 参考文献:

- [1][2]王喜娟.从文化因素研究到“文化研究”:比较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变[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7.
- [3][4]张慧君.全球化时代比较教育的文化根本与文化立场[J].外国教育研究,2008(1):76-79.
- [5][6]金家新,兰英.论比较教育文化研究的理论自觉与学科基点[J].全球教育展望,2009(8):67-71.
- [7]王喜娟.比较教育的文化转向——基于“文化研究”领域的思考[J].外国教育研究,2008(8):7-13.
- [8]马克·贝磊.比较教育学:传统、挑战和新范式[M].彭正梅,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The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d Disciplinary Basis Construction

CHEN Xi

(Teacher Education School, Heze University, Heze Shandong 274015, China)

**Abstract:** Cultural studies in social sciences began in the 1970s and 1980s. In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a certain cultural turn has sprouted and developed day by day, and culture has been endowed with new connotations by comparative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cultural research has brought new impetu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d played a specific role in the related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and discipline bas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cultural studies; comparative education;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disciplinary basis

(责任编辑:杨晓莹)